

# “腾博基金”成都博物馆访学终期报告

罗兰舟

## 一、项目情况

“腾博基金”全称为“齐行共进：博物馆纪念馆可持续发展与文化传播公益基金”，是中国博物馆协会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于2022年5月联合发起的文物博物馆领域的公益项目，以博物馆可持续发展和文化传播为主题，在全面强化中国博协引领学术与文化传播能力建设的同时，带动全国博物馆特别是中小博物馆、纪念馆青年人才培养及整体专业水平提升，为广大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

## 二、访学情况

2023年8月至2024年1月，笔者有幸获得“腾博基金”的“高校青年教师支持计划”的资助，来到成都博物馆进行访学。



图 1：笔者在成都博物馆教育部副主任余婧老师指导下，研究教育活动设计方案。



图 2：笔者与成都博物馆裴天语老师一起探讨研究方案。

在访学期间，笔者积极参加教育部工作者的研讨，一起学习总书记关于博物馆的重要论述，理解博物馆教育活动从策划到实施的全过程。利用午休时间，抓紧机会讨教各个部门的老师们，理解了支撑教育活动所处的博物馆整体的专业环境。



图 3:在展厅中观摩教育活动的实施。



图 4: 与同事一起模拟教育活动新方法。

其中重点观摩的项目是成都博物馆品牌教育项目“周末儿童博物馆”。该项目的内容覆盖自然、历史和社会——地方博物馆的主要领域。跨学科的视角是地方博物馆的儿童教育资源开发的重点和难点。地方博物馆的教育资源开发，不应只是选取符合大历史框架下的断代史或是地方文物，而是应从地方文物出发归纳地方文化的特性，并帮助儿童将个人现实生活融入到对宏观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

中。

在对成都博物馆教育活动进行深入考察的过程中，笔者对相关博物馆学理论有了更符合中国语境和博物馆从业者视角的理解。

### **三、成果、思考、拓展、建议**

#### **1. 成果**

撰写1万字题为《以“记忆”为方法的城市博物馆公众活动项目阐释研究》的论文，投稿《中国博物馆》核心期刊。

“记忆”代表了近年来城市博物馆的社群转向。城市博物馆需要反思关于社群的叙事，更需要进行凸显社群主体性的创造。公众活动项目是城市博物馆转向的重要载体，它们是公众消费的产品，也应开放阐释过程，让公众关于城市的个体经历加入到宏观抽象的城市历史叙事中。城市博物馆通过公开对自身构建城市记忆的反思，在公众活动项目中进一步推动个体对过去叙事构建的意识，将“记忆”作为方法拓展城市博物馆的阐释空间，加深城市博物馆对个体视角的塑造。

撰写1万字题为《以记忆为方法城市博物馆教育资源开发》的论文，投稿中国博物馆协会2024国际博物馆日青年论坛。当代国际博物馆界要求的“记忆”是区别于传统的从国家宏观叙事中择取的历史事件，而聚焦从城市居民出发的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新理解，触发城市博物馆对塑造这些理解、形成认同的方法探究。因此，记忆是国际主流的主题，更是社会化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博物馆教育资源

开发时,能融入 2020 年我国教育部全新义务教育及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 年沿用至今的《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对教师能设计出学生结合个人生命体验理解宏观抽象知识的要求。记忆从实物性、空间性和叙事性三个维度,展开了对过去的解构。在这个过程中,关注运用实物遗存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地方特色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注博物馆内对城市空间的呈现以及博物馆与城市空间的关系的,从地理感知链接历史文脉;关注城市博物馆区别于学科的知识建构过程,从个人体验观照命运共同体。“记忆”作为方法的本质是城市博物馆解构自身建构视角,让学生建立自己的视角并意识到不同视角的共存。

撰写 8 千字申请报告,进行题为《以“大学校”方法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博物馆学理论体系研究》的研究,申报 2024 年度国家文物政策理论研究课题。梳理总书记“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的相关论述及其博物馆实践,揭示其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情境;建立“大学校”方法论,讲述“大学校”视角下当代博物馆的中国实践、博物馆里的中国故事、中华文明的博物馆叙事框架,构建中国特色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在“大学校”方法指导下,将总书记的宏观方向融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让文物服务于社会主义当代价值,链接地方特色与国家建设,调动个人体验理解民族命运,提出博物馆推进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方面的对策建议。

撰写 6 千字申请报告,进行题为《情境教育法在地方博

物馆教育资源开发中的应用》的研究，申报2024年教育部人文一般项目（青年课题）。研究旨在从社会文化资源的广度，开发学生身边资源，形成符合新课程方案和标准的案例。运用新课程方案和标准的视角，利用好学生身边的文化场馆，进行符合学校本身基础并彰显其学生特性的教学尝试。研究旨在从博物馆专业传统的深度，聚焦地方博物馆，营造培育核心素养的真实情境。运用地方博物馆为代表性文化场馆，剖析其利用出土文物、档案文献、自然资源等凸显地方文化、彰显国家价值导向的专业传统，打造跨学科、多维度的核心素养培育情境。研究旨在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探究生活化方法，从真实体验践行宏观价值。基于博物馆展、藏品及博物馆与馆外的实地空间，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活动项目中，充分鼓励学生进行做得到的创造。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当代生活需求中，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到中小學生日常实践中。

## 2. 思考

以关系多重区分，评估与城市博物馆的关联度。优秀的评估体系应提供专业导向。专业导向的重点在于评估公众活动项目与城市博物馆之间的关系。以“记忆”为方法揭示的多视角、多语境、多维度的叙事，有助于城市博物馆评估公众活动项目与展览之间的关系、过去与当代的关系、以及馆内和馆外的关系。

首先，评估公众活动项目选择的实物在何种程度上承载

了区别于展览的阐释视角。城市博物馆展览中的地图通常被用来说明历史上的城市。比如成都博物馆常设展览古代篇第三部分《喧然名都会：隋唐五代宋元时期的成都》开篇就是隋代子城、唐代罗城、五代羊马城的地图，用来展现这几个历史时期中成都的布局。在常设展览民宿篇，则用房屋模型和街巷地图还原了民国时期的成都。这些作为展品的地图当然服务于所在展厅的主题内容。如果公众活动项目设计让观众在这些历史地图上标注当今城市博物馆所处的大致位置，那么评估这个活动时就可以发现，地图这一媒介在阐释中发生了变化：从突出历史上的成都到突出成都博物馆在揭示历史上的成都中扮演的角色。

其次，评估公众活动项目运用的形式在何种程度上允许观众主动探究。在观众将城市博物馆在历史地图上的位置变得更精确的过程中，需要运用历史地图的识别方法。比如成都博物馆位于小河街1号，而展厅中呈现的民国地图中没有小河街。那么，博物馆可以引导观众发现目前成都博物馆所在地附近的街巷名与民国地图中街巷名的相似之处。通过现在博物馆临近的南北向东城根上街找到民国地图上相似名称的东城根中街，从临近的东西向西御街找到民国地图上西御河沿街。观众通过定位，运用街巷名的方法，可以自主地发现当代城市背后承载的历史延续。

最后，评估公众活动项目呈现的馆内外空间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专业研究方法。如果需要在更早的唐代地图上标注成都博物馆的位置，依靠街道的名称已经不适用了。我们当

然可以用与标志性建筑的相对位置来标注。比如唐代罗城地图上就有大慈寺，与现在成都市中心的大慈寺同名，博物馆在这里可以引导观众通过历史文献去追溯唐代的大慈寺和现在大慈寺在位置上的传承关系，这些讲述大慈寺变迁的文字资料在被运用的过程中“活”起来。同时，另一组观众可以被引导对唐代地图中占据大部分区域的摩诃池的关注。在通过唐代摩诃池定位当代成都博物馆时，观众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摩诃池在当代的位置。在四川省体育中心附近于2022年底开放的东华门遗址公园可以被联系在一起。通过考古发掘的摩诃池位置，在知识和运用层面将馆内和馆外形成纽带。在观众理解成都博物馆和四川省体育中心的相对位置时，也能感性认识到自己与唐代成都中心的距离。

**应寻求“记忆”对社群及其情境的多重区分。**能力提升的基础是如奥尔加·哈伯德（Olga Hubbard）所述，看到博物馆本身作为意义生产的情境——无论是博物馆从业者复述“客观知识”，还是放手让观众自己创造意义，从业者永远不可能是中立的，他们都是在传播对于客观的认知以及设定意义允许被创造的边界。<sup>[1]</sup>对博物馆本身作为意义生产情境的考察指向的不是无休止的自我批判，而是依据这些考察，去丰富对社群、对其所处的情境进行更多维度的区分，使得博物馆呈现的公众活动阐释不只是单一的社群名称区分，而是多重的、基于对社群认识的区分。

麦克·霍利亨（Mike Houlihan）提供的英国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博物馆（Ulster Museum）案例分析<sup>1</sup>，解释了城市博

---

<sup>1</sup> 贝尔法斯特市博物馆与美术馆（Belfast Municipal Museum and Art Gallery）建立于1833年，于1961年改



物馆借助公众活动项目开发不同阐释视角。在 1998 至 2006 年，该馆公众活动项目开发的“受害者”(victim)、“所有者”(owner)和“文化谈判者”(cultural negotiator)三方视角，<sup>[2]</sup>反映了对记忆在三个维度上的解构。“受害者”指向在历史叙事中被忽略的历史事件参与者：自 1968 年以来北爱尔兰共和派和保皇派的斗争中不断产出对自己有利的不同叙事，而其中共同被忽略的是被这些斗争影响的普通市民。<sup>[3]</sup>

“所有者”指向城当代观众对城市博物馆叙事的定位：对藏品、历史事件阐释的所有权完全在于人民而不是博物馆。<sup>[4]</sup>

“文化谈判者”则是博物馆意识到自身在叙事中的定位：去发掘馆外更广阔的社群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方式。<sup>[5]</sup>简·伦纳德(Jane Lenoard)评价阿尔斯特博物馆在公众活动项目中开发个体的声音是“对展品的扩大化、情境化和人性化”。<sup>[6]</sup>

从这个思路出发，成都博物馆可以从《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民俗篇)》入手，在展览主题的衣食住行之中，收集城市居民关于特定食物、服装、房屋和公共交通工具及其所承载的生活、商业、交通和城市建设模式的记忆，通过这些记忆的挖掘建立起个人生命体验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联系。

运用“记忆”作为阐释方法，并不会功利地指向观众数量和满意度大幅提升，而是对探索博物馆本质价值的坚持。阿尔斯特博物馆在 2006 年之后，将公众活动项目的成果诉诸展览，对历史叙事进行调整。肖恩·雷明(Shawn Reming)发现，观众对固有认知中博物馆叙事的些许调整都是敏感的，

---

名阿尔斯特博物馆。

这些调整都会产生博物馆无法控制的后果。雷明的结论并不是让城市博物馆放弃对思辨性的追求，以便更高效地去控制观众的反应，反而是鼓励博物馆在公众活动项目中深入对城市中不同社群声音的探索：“博物馆与当地社群和文化遗产单位保持沟通，传递了博物馆对变化的开放态度，甚至让城市中身边的冲突都有了可以被讨论的和平空间。”<sup>[7]</sup>

### 3. 拓展

以成都博物馆为代表，继续探索地方博物馆在义务教育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建设中的作用。

2022年4月8日，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新课标凝结了课程改革新理念和目标，之后，一系列政策支持其落实。特别是在2023年5月9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强调依据国家课程方案，对义务教育地方、校本课程实施进行整体规划，“注重赋予地方和学校课程实施自主权”。在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中落实新理念和目标，需细化到每个地方和学校的规划实践中，体现在学生的个体发展中。

2023年5月17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建设与管理意见》：“充分挖掘当地自然、社会、人文、科技资源，构建主题内容、呈现形式和实施方式等各具特色的课程”，“构建以国家课程为主体、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为重要拓展和有益补充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由此，地方博物馆应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探索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

第一，从地方社会文化资源的广度，开发学生身边资源，形成案例。运用新课标所代表的课程改革理念、目标和原则的视角，利用好学生身边的文化场馆，进行符合学校本身基础并彰显其学生特性的教学尝试。第二，从博物馆专业传统的深度，聚焦地方博物馆，营造培育核心素养的真实情境。运用地方博物馆为代表性文化场馆，剖析其利用自然资源、出土文物、档案文献等凸显地方文化、彰显国家价值导向的专业传统，打造跨学科、多维度的核心素养培育情境。第三，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探究生活化方法，从真实体验践行宏观价值。基于博物馆展、藏品及馆内外的实地空间，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活动项目中，充分鼓励学生进行做得到的创造。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当代生活需求中，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到中小生日常实践中。

#### **4. 建议**

建议中国博物馆协会和腾博基金或可考虑资助博物馆工作人员来到派出学者的高校进行学术交流。

首先，由目前腾博基金带动的高校青年教师与博物馆的合作可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发展。高校青年教师可以继续与“来自远方”的一线博物馆工作人员保持面对面交流。目前高校教师在学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只能与学校所在地周边的博物馆工作人员保持联系，而中国幅员辽阔，仅仅了解本

地的情况是不够的。短期的会议、培训和目前的腾博基金调研固然是优秀的机会，那么我们是否考虑在另一个维度上可以拓展这些机会？

其次，博物馆工作人员有理论学习的需求。通过这次访学，笔者发现基层工作人员对系统的理论学习的欲望及其迫切。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却苦于没有足够的能力提炼概括。当然腾博基金目前的访学项目，可以促进高校教师为这方面的需求提供帮助，而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目前博物馆工作人员无法直接脱离实际工作，只能利用碎片化的休息时间补充理论知识，这相较于他们高涨的学习热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这些一线工作人员能够“来到远方”的高校进行一个学期的学习，相信能阐发出新思想和新理念，能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到实际工作中。

最后，中国博物馆未来的建设者——大学生最终目标是“前往远方”进行实践。以笔者所在的复旦大学文物博物馆学系的学生为例，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最终也要前往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仅仅通过学校老师的见闻和理论知识武装他们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学校老师在目前的情况下会不断邀请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和博物馆工作人员进行讲座，来丰富不同的视角。然而，仅依靠老师个人或单个院系的努力只能是杯水车薪，中国博物馆协会和腾博基金有强大的平台和积极的意愿，可以考虑通过让博物馆工作人员来高校交流，为博物馆工作人员和学生搭建相对长时段内互动的平台。在校园生活点点滴滴向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学

习过程中，有助于学生更深入理解博物馆的中国实践，才更能在未来讲好博物馆关于博物馆人、关于普通人的中国故事。

---

参考文献：

[1] HUBARD O. Concepts as context: thematic museum educ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meaning mak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 & Design Education*, 2014, 33(1): 103-115.

[2] HOULIHAN M. City museum, society and conflict: the Belfast experience [J]. *Museum International*, 2006, 58(3): 64-70.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LEONARD J. Toward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troubles: conflict at the Ulster Museum [M]//Northern Ireland Community Relations Council. *What made now in Northern Ireland*. Belfast: Northern Ireland Community Relations Council, 2008: 125-134.

[7] REMING S. Sharing the past in a divided city: Belfast's Ulster Museum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Inclusive Museum*, 2012, 4(2): 1-12.